

早年当导演,拍摄电视片,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与纳西族的和志本东巴祭司结下不解之缘。那是在二十八年前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随和志本东巴祭司登上了一块无比硕大的白色的石头,这块石头有一层层晶莹的流水,使石头表面泛起粼粼闪烁的白光,当地的人们叫它白水台,它坐落在云南藏区的香格里拉白地,白地在历史上被称为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发源圣地。

那天,仿佛这块白色的巨石具有魔力似的,年逾六十岁的和志本东巴祭司一登上巨石就变得神采飞扬,立即跳起了东巴舞蹈,姿态像在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动物。和志本东巴

为了必须记住的远古东巴文明

张旭·塔尤拉姆

祭司告诉我,他最后跳的那段舞蹈是表现东巴经书中描绘的天神“东巴神罗”如何从黑海中复活,并来拯救人类的。

“东巴”在纳西语为智者,是东巴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即是生产者又是精神领袖,只有在人们需要的时候,才会成为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作为各种祭祀仪式的主持。和志本是白地骨都村一带最著名的东巴祭司,是十代祖传的世袭东巴家族。他不仅精通东巴经文,善于主持东巴仪式,还能自制几乎

失传的抄写东巴经书所用的土纸。

1999年,我拍摄纪录片《纳西族传统造纸术与其传承的文化》,记录了和志本东巴祭司祖传的造纸术,所记录的事实证明,东巴象形文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和志本东巴祭司当时年近七十,在提起造纸水槽时已经显得有些吃力,他专心地在镜头前削了一只竹笔,面对他家族中唯一幸存的一本占卜古籍,优雅地抄写东巴象形文字,其形气神就像一位天地间的大知识分子。中国的纳西族人能用古象形文字写下数万卷的经典,这在全世界所有民族里是绝无仅有的,而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经典中记载的核心内容都是崇尚自然和远古人类应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哲学。就是这个世界人类文明史上古老而神奇的文化一直深深地吸引着



给他的。他微笑地告诉我,他很喜欢这个红色,这将是

他生命终止时穿的那件法袍……

我深知和志本东巴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自己关于东巴古籍的知识尽可能多的留给后人,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手里的东巴的经书还是留下了一点,但主要是现在年轻人很少有兴趣学习了,因为他们认为学了也没有用处,我想教给他们,但他们不肯学嘛,我也没有办法呀!太可惜了呀!”这段伤感的声音留在了我拍摄的《回归的东巴经卷》纪录片中,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该片之所以让人感动并获得了纪录片的国际奖,是因为人们听懂了和志本东巴祭司内心的呼唤。

前几天,九十岁的和志本东巴祭司带着难以挽回的遗憾走了。他的离世如同关闭了一个古老文明的书库,令我不胜悲痛。我真希望能继承和志本东巴祭司的遗愿,把抢救东巴古籍的事情做好,愿尊敬的和志本老东巴祭司之灵在通往祖先圣地的归途上一路走好!

虽说离开虹口已经许多年了,然每每听闻或得见相关虹口一隅的信息,总会打起精神留意一番。

我与上海虹口,可说是有着将近半个世纪的缘分。我一出世就落地虹口,到年龄上幼儿园和小学,自然就在虹口。待上中学时,考入了大连西路上的北郊中学,也在虹口。“文革”时期,身为66届初中毕业生的我,有幸分配到工矿企业,那家工厂便是位于飞虹路上的上海螺钉厂,还是在虹口。

1976年我结婚时,由原来位于水电路花园路的居住地,搬到了四川北路(曾叫北四川路)上的麦丰里。早先的四川路,非但是虹口区的主要街道之一,还被称为本市南京路淮海路之外的上海第三条商业大街。

四川北路是一条南北向街道,南以苏州河四川路桥为界,北至复兴中学东江湾路止,总长不到4公里。倘若由南向北一路走来,往日印象中主要有上海邮电总局和邮电俱乐部、新亚饭店、第七百货商店、广茂香烤鸭店及一家规模相当的寄售商店。过了海宁路,有凯福饭店、红星书场和上海旧书店。至武进路虬江路,则有三八饭店、群众剧场、连长记体育用品商店、精武体育会和一定好食品商店。横浜桥周边,有著名的梦春阁生煎馒头店和不远的四多汤圆店、总工会第二工人俱乐部、上海长途电话局和永安电影院,再往北有市立第四人民医院、力达无线电行、文美百货商店、雷允上中药号等。除此之

中国的文笔到了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由鲁迅走出了一条名为杂文的道路,这条鲁迅之路到1930年代蔚为大观。鲁迅逝世后,这条路继续延伸,其间在不同地区各有起伏。1949年后,这条路时断时续,总有人在走着,也颠簸着。1970年代末起,伴随着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条路上一步步走来了一支由小而大、由弱转强的队伍。

朱铁志约在1980年代中期走进了这支队伍,开始了他的“杂文人生”,直到死而后已。三十年来,他的思与行,离不开杂文。他的神思铸入了杂文,他的精力注入了为杂文创作和杂文作者服务的工作,他不是把这当作“业余”活动,而是视为终身事业,像写自己的杂文一样殚精竭虑以为之。

朱铁志的“杂文人生”,竟可以说是“命里注定”的:他从小的教养形成好奇与好学深思的性格,上大学的机遇和哲学思维的启发,关注历史和现实的情怀,在最初的职业岗位上成为杂文家牧惠的“部下”,并作为牧惠的助手参与编辑大型杂文丛书。这些机缘凑合到一起。大概目前的杂文作者中,没有谁能像他那样认真地系统地阅读了近百年来各个阶段的诸家杂文,并且领会了成千上万篇杂文背后思想文化角力的来龙去脉。

朱铁志试写杂文,出手不凡,因有较充分的准备,引起广大作者和读者的青睐绝非偶然,更与他的职称、职务等等无关。

朱铁志在中国杂文这条大路上走

过,他走过了从1980到2016之间路标所标志的里程。他做了命运注定该由他做的事,写了他想写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说了他想说的话;当然,不是没有败笔或弱笔,但他留下的有形著作中无形的思想,可以替他把也许言不尽意的话说完。至于他的人望和声音笑貌,则必将长存在众多不怀偏见的读者、作家、出版人和各方面的朋友圈里,铁志可以无憾了。

朱铁志和他的合作者屡经周折反复,努力促成了《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的编辑出版,这是他最后几年致力最勤,所耗心血最多的工程。在他生前已出版33位作者的自选集,而他自甘殿后,现在推出他的一卷,已成遗作了。

记得二十年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范希文策划出版一个杂文文库时,铁志曾接受我的信托,代我选编了一册“杂文自选集”。二十年转瞬过去,轮到我为铁志的最后一本书写几句话。白发人送黑发人,虽说理智的认识备如上述,但仍不免怅然。

中年杂文家朱铁志的“杂文人生”与当代一段长长的杂文之路重合,他和跋涉于这长途上的我们都是行脚劳顿的过客,但他不是一般的过客,他在身心俱疲时还在给同行者以援手,给后来者以鼓励。让我们从他的遗作中寻找并记住他的背影和脚印吧。

为朱铁志《理智的勇气》而作的序言

其人其文 山高水长

邵燕祥

因为一条小河

葛泽友

连着几日,心情因为一条小河格外好着,上下班路上忽然发现,天天经过的那条小河河水一下子干净起来,清澈灵动,满是生机,从乌漆嘛黑到碧水清流好像就是一夜之间。

每每路过不由得就想多瞅上几眼,脑海里会无端冒出许多赞美她的词儿来,小河俊俏惹人怜爱,纯净安静的姿态让人想起小鸟依人。虽然当下社会节奏快、生活重负带来诸多压力,其实“小确幸”也是如此简单。河道回归本然,小树自然生长,鸟儿扎堆于路边小树上,食品原生态,人人遵规不逾矩,天蓝水碧,每个人的期许想来应该就是这般简单吧。

因为早前那条小河浑浊不堪,有时还会远远飘来难闻的异味,早已经麻木于见她。忽然干净俊美向好,小河竟成了眼里的风景、心里的春风。河边的植物自然生长,垂柳婀娜起舞,香樟树叶叶欢喜翻飞,小河成了美丽的“精神佐料”。从未有人把她作为自拍的背景,现在终于见着俊男靓女以她为背景自拍,每每经过平添自豪。

前不久回老家农村探亲,愉快地发现许多年没有的景象,条条河水清澈见底,引得人们久久驻足,不想离开。想必是全社会都在铁腕环境治理,河道有了“河长”的结果吧。

年初国家已经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上海将增加绿色空间,拓展生态空间,倍加呵护会呼吸、有生命的基础设施。相信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雾霾会渐行渐远,天蓝水净,空气清新可期。

滋养人文情怀,提升城市“温度”,如是,上海的城市人文魅力将会陡增。



我年老后搬入底楼,最大好处是有了个20多平方米的天井。在天井里,砌了一个花坛和两个花台,种植了多种花卉,又砌了两个水池,分别养殖了几尾金鱼和两只乌龟。

我经常给花草树木松土,培土,浇水,施肥,整枝,或把花盆搬来搬去,东看西闻,这抚那摸,这真是乐而不倦的体育锻炼活动。每当我读书看报倦怠时,就在天井里散步,观看金鱼吐着泡泡,摇摆着大尾巴,在水中翩翩起舞;或将蚯蚓投入乌龟池里,看它们相互争夺美食。这些都让我情趣盎然,精神马上振奋起来,重又享受阅读的快乐。

天井里常常花香扑鼻,色彩斑斓,蜂蝶飞舞。盆栽的观赏石榴,一个个鼓鼓地垂挂着,就像红灯

笼。即或寒冬腊月,万物凋零,而腊梅盛开怒放,金黄耀眼,我终于闻到了那含蓄的、清澈的芬芳。

在花盆里,种了几个不同品种的辣椒、番茄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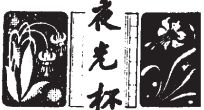
家有天井真好

姚文学

青菜等,而花坛里种了丝瓜、南瓜和黄瓜等。当我一播下种子,就播下了希望;一生根发芽出土长叶,就充满了期待;一开出花儿,就企盼着果实。形态各异红绿闪闪的尖头辣椒,在翠绿叶片衬托下,显得更加美丽可爱。品尝成熟的小番茄,甜中略带一点酸,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南瓜一个个滚圆金黄,做成糯米粉南瓜饼,非常可口!丝瓜边开花边结果边长大,

那通体碧翠的可人样子让我观赏不已。由于怕丝瓜长老,我隔不了几天就采摘,炒蛋或烧汤变着花样做菜吃,味道格外鲜美。种下的葡萄藤三年后终于结出了果实,成熟后一共采下了几十斤,除了与亲友共享新鲜果实外,还酿酒。嘿,这原汁原味的葡萄酒自认比买来的还略胜一筹哩!

家有天井真好。春来花发,叶翠枝柔,生机勃勃;夏日酷暑,花叶繁茂,五彩缤纷,像一幅国画;秋季萧瑟,叶黄凋零,但果实累累;冬天寒冷,腊梅盛开,香气扑鼻。四时各异,晴雨不同。



香港旺角(水彩画)

荣德芳

外,四川北路上还有两家数开间门面的新华书店和吴裕泰老字号类的三升茶叶店。至于位于四川路海宁路附近的本市首轮影院国际电影院、以放映新闻短片为主的胜利电影院、以演地方戏为主的虹口剧场以及时而举办民族音乐会的解放剧场,大概也可归属于整个四川北路商业娱乐板块罢。

回想起数十年之前,以中档消

四川北路忆旧

刘一闻

费为其特色的整个四川北路商铺,可称鳞次栉比人流不息。尤其每当节假日,各条本不宽阔的商业名街更显熙熙攘攘。孰料新世纪之后,随着时空交替社会变革,四川北路的往昔繁荣,显然时过境迁风景不再。今天的四川北路虽说高楼林立,但当时的街景气息已不复重现。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北路横浜桥北向,曾有不少历史遗址和名人旧居。如“左联”前期组织太阳社、汤恩伯公馆、内山书店,西童男校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旧址,以及秋瑾住过的1515弄,周恩来、邓颖超住过的永安里,和鲁迅、冯雪峰先后住过的北川公寓等。病逝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书法名家潘伯鹰先生,曾住四川北路1906弄余庆坊。

我所居住的麦丰里原名麦拿里,即前些时候报媒一度讨论热烈最终予以保留的所谓建筑好、有文

化底蕴和现状良好的四川北路1811弄。麦拿里建造于宣统三年,为英式连排新式里弄建筑,至今已有一百年以上历史。麦丰里亦位于横浜桥以北,弄内41号曾为成仿吾主持的创造社出版部旧址。出弄口,马路正对面是永安电影院,左旁那幢建造于四十年代的大楼,曾经是熊佛西创办的戏剧学院之初和后来的上海博物馆旧址所在。麦丰里弄堂口一边,即远近闻名的西湖饭店。据老辈讲,麦拿里和与之毗邻的柳林里,都曾住过不少官宦商贾和大学教员等文化人,这个情形,跟与四川北路北端连接的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和东照里一域,尤存相似之处。

我在麦丰里整整居住了20年,直到1995年得单位分配新居才搬出虹口一地。之后,我曾两次罹病住院,居然也都出于人、地两熟的原因,而舍近求远地住进当时傍临麦丰里的第四人民医院(今已易名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更为可笑的是,住院期间竟偷偷溜出,以满足于一两四只的梦春阁生煎。

一晃眼,我离开麦丰里已经22年。前些日子,兴许年岁渐长之故,几多次睡梦中竟清晰如昨犹可触摸地定格在昔日生活的具体场景里……俱往矣,在四川北路生活的这段历史虽然说不漫长,却能够留下我正式步入人生之后的深刻记忆。

在鲁迅纪念馆工作了33年,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我与虹口的情缘